

韓非子卷之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新三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何以明之
 以造父於期既善取馬又不能怒期及子罕為
 出疑若亦與分出疑之類也田恒為圃池行
 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
 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
 使共操琴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能御車
 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則法亂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
 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
 忠君也君過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
 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實責也百姓
 君疲而請者而不發五苑應候欲發五苑以
 責之以二甲君亦不須由為愛故
 無功受賞須私忠於上也故
 田章自當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
 連法受魚則夫魚故不受

燕王言為傳位於益人主無所覺寤方吾
 今吾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寤方吾
 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人皆知
 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冢人皆知
 其同而懼已況若權可借乎具章知
 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
 寔明主之道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
 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
 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從朝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
 亂而有獨善之民之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故不
 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軌政不正故明主
 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播木之本與引網
 之綱則高目微吏正則罔治也故失火之畜
 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
 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故所遇
 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章馬推車則不能進
 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威驚矣是以說在推鍛
 平夷榜繁矯直不然敗在淖商用齊戮閔王
 李兌用趙鐵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燕鄰之蹶棘而
 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執夫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薄疑
 年曰勿輕重而已吏月推意目以官
 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
 更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必
 人見有亂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
 腐財則人亂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
 之泣也前經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欲馬
 必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車
 不連然馬驚於出疑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疑也
 威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管之馬不能
 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撥下而不能成曲亦共
 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

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
 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渴
 馬服成今馬名渴百日効駕園中渴馬見園
 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
 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
 轡策而進之疑突出於溝中為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實賜與民之所喜也
 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
 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
 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
 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疑以奪其君國刑服國是由此

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園池而示渴民也
 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
 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
 馬掩迹拊而發之疑逸出於實中馬退而却
 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日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實賜子者民之所好
 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於是殺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
 之居者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
 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
 也故曰子罕為出疑而田成常為園池也今
 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襄共琴人撫一
 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
 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
 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皆之人二甲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
 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

復與為治一日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
 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行出而見之曰非
 杜廩之時也美自殺牛而祠杜怪而問之百
 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
 公孫行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
 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
 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管其里
 正與伍老屯二甲九亦閻過公孫行魂不敢
 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行謂王曰
 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說也堯舜
 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管其里正與伍老屯
 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
 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牧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
 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者謂草本皆蔬
 菜橡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

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粟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菰蔬粟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責官爵臣責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知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知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親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

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間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賞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臣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

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媚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疏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伴憎愛人伴愛人不得復憎也伴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効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沈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伴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貧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燧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必通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震矣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善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得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守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仗且寄

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所則國之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推轂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闔王之筋李尤之用趙也鐵殺主父此二者者皆不能用其推轂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闔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闔李尤而不聞

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刃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尤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尤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鮑簡主欣然而

喜曰何如馬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米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

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日桓公

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

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飾也鈞飾在前飾也錯銀在後飾也以馬欲進則鈞飾禁之欲退則錯銀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實所以勸

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暴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賜罰則有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

之乘馬有單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銀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

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銀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則信厚

不厭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謂詐不能利勝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日詐得利

楚人成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

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